

聖哲画像記
附傳

聖哲畫像記

會國藩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駑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覽。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竝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閱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阪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閔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慙於古而風骨少隳矣韓柳有

作盡取楊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嚼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辨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入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文獻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

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尙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國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闡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復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咿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微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

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譖慰。何其陋與。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閭貿易。環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已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忤。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周 太 王 象



周文王傳

周文王名昌。初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之。太顛闕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闕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駒。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

立是爲武王。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其囚爰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節史記周本紀）

周元聖像

聖哲畫像記



夏惠民敬摹

周公旦傳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卽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卽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

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宰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嚬嚬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

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節史記魯周公世家）

宣聖遺象

聖哲畫像記



孔子傳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聊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釐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

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纍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

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一。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闐。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僈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驛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犇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